

“红色资本家”霍英东 ——像冒险家一样搏浪商海(2)

风 语

19



作者 牟家和 王国宇

霍家登陆后，母亲便决定将霍英东转入教学质量较好的敦梅小学去读书。敦梅小学位于湾仔的洛克街，是一所收费学校。但为了照顾那些家庭贫困的孩子，学校特别设立了一个免费班，要求每个学生写一篇文章作为入学考试的评定依据，从中选取最优秀的30名学生。霍英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这个免费班。

小学毕业后，霍英东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香港最著名的皇仁书院。那时他不叫霍英东，而是叫霍官泰，父母希望他长大后能够官运亨通，光耀门楣。在报考皇仁书院时，霍英东豪情满怀，发誓要努力读书，将来做一番大事业，于是毅然将“官泰”二字改为“英东”，意即“英姿勃发于世界的东方”。

皇仁书院采用的是英式教育，主要用英语教学，霍英东所在的年级一共设置了3个班，每个班只招30名学生，而且大多数是经过老师、家长及各种关系介绍入学的，其中不乏门庭显赫的望族子弟，而真正通过考试录取的还不足10人。霍英东在通过考试的学生中成绩最为突出，因此，被分到成绩最好的A班。

作为香港最好的学校，皇仁书院每月要收5元学杂费，这在当时也算是十分昂贵了。5元钱对于那些望族子弟来说不算了什么，但是对于像霍英东这样的寒门学子来说，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

虽说当时母亲的驳运业有了一些起色，生活相对安稳了些，而且也搬出

了贫民窟，在附近租了一间独立的小房间，但是，为了给儿子省下这每月5元的学杂费，母亲还是勒紧了腰带，能省就省。

在皇仁书院，霍英东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，读书也非常勤奋，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皇仁书院离霍英东家较远，母亲每天都给霍英东1角钱，让他用来搭电车、吃午饭。为了省下每天来回的6分钱电车费，霍英东每天都要早早起床，步行去上学，下午放学后又沿着上学的路步行回家。他的午饭是最便宜的糯米饭团或者松糕，每天花不到4分钱。业余时间，霍英东还会去帮母亲记驳运生意的账目或送发票，分派运费给舢板客。

霍英东深知健康体魄的重要性，因此积极地参加学校的各项体育运动，特别是足球、排球等运动，他曾是皇仁排球队的主力。除了应对课业、参加体育运动外，霍英东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学校的图书馆，因为皇仁书院图书馆里有很多经典的英文原版小说。

那时，霍英东常常泡在图书馆里，如饥似渴地阅读。他最喜欢的就是英国小说家笛福的《鲁滨逊漂流记》和史蒂文森的《金银岛》。这两部小说都是描写海上历险故事的，虽然他自小在海上长大，但小说中描写的充满奇幻色彩的无人岛、惊险刺激的海岛生活，那么富有吸引力，那么令人神往。对于水上人家的孩子来说，在海上搏击风浪，最后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，自然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偶像。霍英东也一样，从书中主人公的传奇经历中，霍英东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慰藉，似乎找到了某些寄托。

1942年，母亲刘氏和其他13个穷亲戚凑了一笔钱，在湾仔坚拿道西鹅颈桥开了个名为“有如”的杂货铺。为此，母亲当掉了家里唯一的值钱东西，也是她的嫁妆——一条金链。

其实，杂货铺的店名原本叫“有和”，意为大家合伙做生意，要友善和睦，和气生财。但在登记办证时，因为申请书上的字写得太潦草，被办证人员误读为“有如”。大家觉得这两个字按粤语发音接近“有余”，既好听又好记，“年年有余”似乎比“有和”寓意更好，也就将错就错了。

“有如”虽是大伙合资经营的，但实际上是别人出钱，霍英东母子出力。母亲目不识丁，又不会管账，霍英东索性把杂货铺的大小事务包揽下来，进货、配货、销售、理账样样都是亲力亲为。

杜先生看看陆所长，后者连忙答应：“好的，我会去落实的。”

海塞斯这才躬身向杜先生道谢。杜先生亲热地拍拍他肩膀，主动说：“也许我还应该给你配汽车和司机。”

海塞斯笑道：“这需要找您吗？我觉得这个问题陆所长应该就可以解决。”

果然，当天下午，一辆墨绿色的美式吉普车开进了五号院，停在了破译处楼下。汽车引擎的噪声把正在午睡的海塞斯吵醒了，他从窗户里探出头，看见一群人正围着汽车叽叽喳喳，心想，我应该再向杜先生要一个中国姑娘才对。

海塞斯凭窗窥探楼下之时，陆所长已经咚咚地上楼，来送车钥匙。陆所长在把车钥匙交给海塞斯的同时，还递上一封信，笑道：“在你正式破译敌人密电前，先请帮我看看这个，这也是一份‘密电’。”

海塞斯打开信粗略地看了一下，问道：“这是一封私人信件？”

看陆所长点头，海塞斯生气地把信还给他。

那是陈家鹤写给惠子的信。陆所长指着“及”字后面的那一串数字，底气十足地说：“教授，你看，这不是一封正常的私人信件，这里还有密电码呢！”

“这说明人家就怕我们偷看，我们就更不能看了。”海塞斯敲着信，义正词严地教训所长，“要知道，偷看私人信件是违法的！”

“教授，”所长笑笑安慰道，“你知道干我们这行的，保密是第一生命，他们新人行，不懂规矩，我们检查一下没什么错的。”

海塞斯觉得这太荒唐，对所长说：“要看你找其他人去看吧，本人是坚决不会帮你这个忙的。”

“那好吧，”陆所长说，“我只有把这封信烧了。我不可能把一个内容不详的东西发出去，尤其是这封信，是寄给一个日本女人的，她哥哥就在日本陆军情报部门工作。”

海塞斯一怔，没想到他的学生中还有这么一个人，便问那信是谁的。陆所长说是陈家鹤的。海塞斯一听这名字，眼里放出光芒，说：“哦，是他，我记得他，他可能是你那些人中最优秀的。”不等所长表示什么，又紧接着说，“也可能是最差劲的。不要问我理由，我是凭直觉，没有理由。”

陆所长见他情绪缓和下来，又拿起信，递给他：“劳驾，就算帮帮我，也可以说是帮帮陈家鹤，让他的太太能够收到这封信。”

陆所长最后这句话只留给海塞斯发发牢骚的余地。发完牢骚，他只有接过信，坐在沙发上看了起来。

看着看着，海塞斯



作者 麦家

忍俊不禁，独自大笑起来。

海塞斯笑着将信丢给所长：“行了，你现在该做的就是尽快把这封信寄出去。这个陈家鹤啊，有意思！”

“他说什么了？”

“你不是担心它泄密才扣它的吗，那么我现在告诉你，它没有泄密。如果说泄密，泄露的也只是他陈家鹤个人的隐私，跟你工作无关。所以，你也无权知道。寄吧，没问题的，如果有问题，我负全部责任！”见所长不表态，他接着说：“相信我，这封信没有任何问题，不过是男女之间的调情而已，我都羞于开口。”

陆所长奇怪了，他想自己曾多次看过这封信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引人发笑和羞于启齿的片言只语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海塞斯羞于开口，那么只有让惠子来告诉你。

第二天晌午时分，姗姗来迟的信终于到了惠子手上。当时惠子正在厨房里洗碗，听陈父说陈家鹤来信了，她系着围裙从厨房里冲出来，见了信，两只手在围裙上蹭来擦去的，不知所措。

陈母指着她身上的围裙说：“快，把围裙解了，去看信吧，家鹤说什么了？”

惠子答应着，慌忙解了围裙，接过信就往楼上跑，躲进房间，急不可待地拆开读起来。

亲昵的问候和甜蜜的话语荡漾的春风，顿时在惠子脸上吹起阵阵幸福的涟漪。看罢正文，她同样被“及”后面那一列莫名其妙的数字困惑了。她蹙起细细的弯眉，又往信封里看了一下，以为里面有什么暗示或提醒。

副刊 电话: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洛阳人，看洛阳手机报

权威、专业、及时、准确

- 洛阳手机报由洛阳日报报业集团精心打造萃取本地、国内、国际新闻资讯，时尚实用，服务贴心
- 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总量占到了60%以上

- 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- 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到10655885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
